

孟子新讀本

上冊

孟子新讀本序

曾國材 二十六年春前末子 陽東

聖賢之士所以栖栖皇皇。不惜以其一身爲犧者。志在救民而已矣。孟子一書尊民之學也。其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天下可愛者。民可畏者。民可親可寶者。民養君。惟民保君。亦惟民是故。民以君爲天。而國以民爲本。後世人主不知此誼。於是乎虐民殄民。戕賊其民。吸民之脂膏。椎民之骨髓。以殺其民。此亡國破家所以相隨屬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見負版者。則式之。此尊民之學也。孟子願學孔子。故一以尊民爲旨。而又大暢厥辭。昔者孔子慨想大同之世。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而孟子則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先聖後賢。

其揆一也。志在救民而已矣。

堯舜之道。孝弟爲先。儒者之義。出處進退爲大。孟子論虞舜之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孟子得曾子之傳者也。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孟子本大孝立孝之旨。而發揮其宏綱。故言孝弟者。必以孟子爲本。孝弟者。生機也。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孟子又得子思之傳者也。子思子氣節最嚴。出處進退之間。懷乎不少。假借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孟子私淑子思。故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

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精神，是故言出處進退者，必以孟子爲本土。未有不講出處進退之大義而見齒於儒林者也。

政治之學，當世無可與言者，則尙友古人而聽其詔語。不仁者可與言哉？孺子一歌滄浪渺然，情韻夙絕天下之至道，亦天下之至文也。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何其言之恕也？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何其言之礪齒也？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何其言之恫心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民命之重於天地間，當何如？戰國時人君專務辟土地，充府庫，視民命若土，苴

若草芥。故孟子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言之嗚呼。及是時。明其政刑。及是時。般樂怠敖。同此時也。而求禍求福。判如霄壤。在此心一轉移之間耳。是故言政治學者。必以孟子爲本。

司馬遷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蓋公孫丑萬章皆爲孟子高弟。孔門之徒三千。傳嬗最衆。孟門弟子不及孔門。佐成七篇之書者。厥惟二子。今讀公孫丑篇。知言養氣。皆孟子生平得力之所在。萬章一篇。首揭人倫推崇虞舜至矣。盡矣。繼乃言唐虞三代相與禪讓授受之理。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視民視。天聽民聽。謳歌訟獄。悉順民心。剖析精微。折衷至當。而廓然大公之氣象。令人神游皇古之間。古之人蓋未

有能道之者辨義之學斯爲極則然則孟子固精義以入神而公孫萬章之徒其學識亦不可及哉

告子一篇言心性仁義之辨而牛山之木章直揭良心魚我所欲章直揭本心盡心一篇言盡心知性之學而不學不慮章直揭良知良能宋陸氏象山之學直指本心明王氏陽明之學專致良知本所心得各樹一幟而論者謂性理也心兼理氣者也若專以心之靈氣爲主期於一超頓悟則於釋氏之光明寂照所謂心之精神是謂之聖者殆無所異恐非孟氏立教之本意或且屏絕之以爲不得與於儒家之列不知世有乞墻之齊人龍斷之市僧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其心縱極卑鄙齷齪然苟闔戶而詔以良心所在

則未有。不面赤汗下。悚然悔悟者。然則本心之呈露。良知之發見。其有功於世道。固非細也。然則陸氏王氏之學。不得謂非孟子之支與流裔。且世固有崇拜陽明而國以寢強者矣。通人達士。必不黨同伐異。而自隘其門牆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蓋孟子之意。以其學直紹孔子。而司馬遷則曰。自周公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司馬氏之意。欲以史記紹孔子。則

近於妄矣。余嘗謂自古聖賢皆躬膺道統之寄。與夫名世之勛。亦非必以五百年爲定。周易六子卦。以乾坤爲主。卦六十四。卦以八卦爲主。卦而每卦。又各自有其主。爻元會之運。適然云五百年者。其大較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數百年後。有韓子得孟子之傳者也。又數百年。有周程張朱諸子。亦得孟子之傳者也。道之所在。即屬聖賢之統系。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焉。可以妄自菲薄乎哉。

凡例

一綱領 孟子全書大義。一言性善與存心養性之功。一論孝弟之道。一言義利之辨。一論王霸之分。發明治道。一尙論古人與授受道統源流。並自言爲學要領。元金仁山先生曾分類編輯孟子要略。余師其意爲孟子講義。繼思學者未闕全書。且不知其順序。究有遺憾。爰復循七篇次第纂成是書。然學者讀書之法。要在提綱挈領。不可不先知徑塗之所在也。

二注釋 先儒於解釋文字。名曰訓故。發揮義理。引證事實。名曰傳。趙邠卿注長於訓故。失之簡淺。朱注兼訓故義理。貫串羣言。洞明奧旨。而探原性理。尤能析之極其精。擴之極其大。張南軒孟子說推闡精微。心得頗多。能於朱注外別樹一幟。大全所載諸儒之說。未有能過之者。且其書體裁尤與講義相合。至善本也。明末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諸先生近陳蘭甫羅羅山先生之說。孟子雖零星碎玉。俱係精當。不磨桴亭羅山先生之言性理尤爲精實。非淺儒所能道。近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焦禮堂孟子正義於宋儒之學初未窺其門徑乃於朱子妄肆譏彈所謂蚍蜉撼大樹也余作是編因重在發揮新義然於朱注及諸先儒說之精粹者亦並皆采錄惟學者讀是編必須兼讀朱注方有根柢不可因此而廢彼也至孫奭疏係屬僞託四庫提要言之綦詳而音義則當從奭本爲正蓋疏僞而音義則真出孫手也

三講貫 孟子言論最切於今世而尤切於今世之人心故余作講義專取其切時者言之有如孝弟人倫之本出處取與之經察識擴充之幾闢邪反經之道不憚剴切敷陳而其尤注意者則在剖析義利喚醒迷途於醉生夢死之中俾其良心之乍露因其乍露而操存之此卽孟子正人心之本旨也夫道一而已矣誠能家置一編相與講明熟習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也抑更有進者用文法解經始於三傳而穀梁氏之文尤爲嚴厲精銳故柳子厚有言參之穀梁以厲其氣余此編略仿穀梁文法其中有數十篇皆可作古文讀後世學者神明乎此可以爲學韓文之階梯也至於說理必新而不腐訓詁必簡而不支務使學者讀之於無形之中人格文格皆能

駁駁日上。此則區區命意之所在也。

四評點 昔人謂文體莫備於國策。不知尤備於孟子。孟子之文最長者翻空法設喻。法詰難法筆陣縱橫。令人不可測度。蘇老泉評之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囋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惟世傳蘇批孟子。實無甚精義。恐係贗託。余間探之。其有類似批制義者。概行芟削。近世桐城方氏宗誠論孟子文法。雖多鑿空附會。然其精當之處。要亦具備。余采錄頗多。並參以鄙意。（上方標明蘇云方云以資參攷。其餘則均鄙意也。）蓋余自八歲家大人授以孟子。十八歲受業紫翔王先生之門。熟讀孟子大全。詳繹庭訓師訓。兼考諸儒之說。其義理文法盤旋於胸中者四十年矣。至篇中圈點紅筆者爲蘇氏本。黃筆者爲曾文正本。藍筆者爲桐城吳擘甫先生本。墨筆者爲余本。惟余意在鼓舞初學之興味。故圈處過多。若程度較高者。欲求文章起伏開闔縱橫線索之處。則當於三家圈點中求之也。

茲因套印周章單印墨筆蘇批孟子有單行本。曾氏圈點見經史百家雜鈔。吳氏圈

點見國粹教科書學者可分別臨出

附錄桐城方宗誠論孟子文法

諸子之書。理純義正。氣盛詞達。奇縱變化。而語不離宗。未有如孟子者也。孟子並非有意爲文。其言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則理無不明。養氣則義無不集。明理集義。根心而發。其言自充實。而有光輝。讀孟子者。當求其本。不當求其文。然不知其文。則其發言之苦心。誘人之深意。精神之鼓舞。變化不測。義理之充足。層出不窮。亦不能見焉。是以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卽文之盛。可以知其本之盛。旣知孟子之不學文。而文若斯之盛。則學亦不可不求其本矣。

凡讀一書。須得其宗旨。仁義二字。是七篇宗旨。無一章一言。非發揮此也。性善是仁義之原。頭尊王黜伯。辨異端。崇聖學。皆是扶持仁義也。

七篇之中。前數篇論治體治法之文多。中數篇傷時道古之文多。末數篇直指心體。著明性善之文多。前數篇文字多。發皇氣象。光燄百丈。後數篇文字多。純粹去孔子氣象不遠。蓋孟子前時是在知言養氣上用功。又有經世之志。故發出氣象如彼。後來知世

不可爲專在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用功故發出氣象又自不同卽文辭氣象亦可見古人進德無時而已也

孟子書是論語大中之注脚其論治不外乎井田學校卽富之教之注脚也其論學不外於知言養氣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察識擴充卽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明善誠身之注脚也其論本體不外乎性善仁義本心卽明德天命率性之注脚也但聖人之言高渾孟子發揮得光明詳細有英華有精采

孟子之文一段有一段之章法一章有一章之章法又有連數章是一章又有連一篇是一章章法者所謂大營包小營也分觀合觀無所不妙其開合縱橫虛實先後起伏照應線索串插極齊整亦極變化無非是義理精熟一以貫之之妙

孟子之言最善設喻善引證善開善離善縱善挑剔善翻瀾善騰挪善宕漾尤妙在善轉身入正面拍合正旨只用一兩筆輕便毫不費力所以然者方其設喻引證時開縱翻瀾時其注意原在乎此也所以能一句便轉孟子之言不喜說腐語不貳講正面不

喜用直筆。不喜用順接筆。無一章不整密。無一章不變幻。

孟子之言有辨論體。如對梁惠齊宣數章。辨許行告子諸章之類是也。有論古之文。如與萬章論舜禹伊尹諸章之類是也。有奏疏體。書說體。如對梁惠齊宣鄒穆及告諸弟子所問之類是也。有列傳體。如伯夷隘伯夷聖之清諸章之類是也。有傳記體。如齊人章是也。有記事體。如見梁襄王及自范之齊致爲臣而歸諸章之類是也。有游記體。如沿上章雪宮章自范之齊章之類是也。有策論體。如晉國天下莫強齊人伐燕鄒與魯閔滕小國也諸章之類是也。有經說體。如小弁盡信書春秋無義戰諸章之類是也。有攷典文字。如班爵祿章是也。有贈序體。如滕文公爲世子宋牼將之楚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諸章之類是也。後人謂文體自司馬遷韓愈始備。不知皆原於孟子。又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情韻之美。獨有千古後來歐公本此人多不知也。文治案孟子中說經體之最善者如咸邱蒙曰一節是也。又有表式浩生不害問一章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卽本此。

孟子文於正而處只在空處說。或對面使人說。設喻說。引證說。入正面。只用一點便醒。蓋必如此。方能挑出。人本明之心也。

孟子文起處。最善提掇。善渾涵。中間最善開縱。恣肆。條理燦然。末段最善神氣完固。吾嘗論孔子論樂曰。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是千古論文之秘。孟子文實有此妙。

論治之文。不可腐。論學之文。亦不可腐。觀孟子之論治。言言是就本原上論。卻是審時度勢。洞悉利害。通達人情。坐而言。直可起而行。不悖古而亦不泥古。雖賈董不及也。賈生論治。真亦救時之才。規模亦大。而本原不及董生。論治有本原。而語氣平緩。不及孟子。有精采。是其才弱。亦其根本未深也。觀孟子之論學。無一語不是挑剔人心。然卻多就眼前習聞習見之事。指點。或就人意思。想不到處。設喻。啓發。反之。吾心。而卽是驗之事。物。而皆合。不蔓不支。有始有卒。雖程朱不及也。程朱理極純正。而精采不及陽明。有精采。不拘泥。而又好新奇。有偏駁。不及孟子。言雖新。而理則正大無疵。

韓歐以下多閒文字。惟孟子無一句閒話。韓歐以下說道理多竭力。惟孟子如海水泛溢不費力。韓歐辨異端之文。說到聖賢實際便乾枯。惟孟子發揮吾道有精采。程朱論理極有實際。然多是平實說去。不如孟子只是指點挑撥。令人心自明快。

孟子之言如告梁王五章。只不違二節。是正意。如告齊宣王十餘章。只制民恆產數節。是正意。其餘俱是挑剔其本心。詰駁其病根。悚之以大害。動之以大利。全是一片愷惻纏綿之意。鼓舞興起之神。若直說正面一二節便覺迂腐質實不能動人。孟子亦非有意要動人。只是立言當如此。須觀天地日月風雲雷雨之生長萬物。是何等精神。何等光輝。